

## 第二站：阿姆斯特丹的日本餐廳

文影 黃淑嫻

五天後，我從舊普爾黑斯特城堡搬到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好像從遠古步行到近代，從馬車跳下來排隊上了電車，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充滿顏色與氣味的城市，但我知道這兩天的旅程必定是失敗的。

酒店在 Rembrandtplein 一帶，我來得還早，放下行李，漫無目的地圍著城市的圓圈四處轉，早上只有清潔工人和餐廳侍應準備中午開舖，竟有冷清的感覺，很難想像晚上會熱鬧起來。我像迷路般走在那些優雅的小運河旁，綠葉隨意睡在水中，在夜晚的街燈下，一定是非常美麗，非常安靜，我想起 Magritte 的“The Empire of Light”。我不應該特別羨慕這城市，這只是水與葉、光與影的日常生活，它們也是這座城市的公民，自有公民的權利。

背囊不是太重，但這幾天因為不停地追看網絡新聞以至很疲倦，好像一個身體同時活在兩個時間，模糊了睡與醒的界線。我是不慣於早上有太多行動的人，今天因為與 V 一起離開萊頓，她和 B 要趕飛機回香港，所以很早便起床了。

我又走回到酒店，那個不太懂得工作的接待員說房間已準確好，我感謝她。拖著行李走上四樓，我感受到這建築物有重量級的歷史感，暗暗的，是現代明亮的高樓的相反，我知道自己走進了一個對的地方。電梯是木拉閘式，跟我以前尖沙咀的家一樣。這裏不是懷舊，而是真的舊，有些暗黑的角落，我懷疑有很多年沒有人觸摸過。

推開房間的窗，穩固的窗框像博物館的古典畫框，把外面的景物永恆地停留在一瞬間，但看清楚

一點，這只是一個來自動亂城市的人內心的渴望，對面樓房窗內的男女還是有自己的憂愁，只是我不知道。我打開電腦，今天要完成一篇稿，永遠活在死線後的我，今天決定準時交稿。

窗外的空氣開始有點變化，太陽還未下山，這裏是歐洲夏天的黃昏，分不清是冷起來，還是更熱，不確定的語言開始從地面飄上來四樓，提醒我這裏不是香港。最後，我在文章上打上題目：「廢虛重生」，按下鍵盤，把文字從荷蘭傳回香港，他們可以收到嗎？關上窗，房間的氣流突然靜止，推門走下，那彎彎長長的樓梯。回來的時候，太陽終於下山了。長日將盡，我再打開電腦，想把剛才想到的事加入文章內，為文字添上一點希望。

之後，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兩天，我去了梵谷博物館及 Rembrandt 故居，兩個性格與命運不一樣的畫家都被這城市記住了。我有很多地方都沒有去，在離開這花樣城市的時候，我記起那個「香港來的」大學生侍應，那個寫完稿的晚上，七月二十一日的晚上，我在日本餐廳遇到的那個年青人，希望你在地繼續關心，你那沒有來過的老家。

不知從哪裏鑽來這麼多人  
古老酒店在晚上變得年青  
酒氣化為歌聲煙圈圍著轉  
快樂的人坐在快樂的桌上喝快樂的酒  
我決定走進安靜的日本餐廳  
異地的異國小店  
時差中的時差

吧檯背向現實  
我逃到時間不真實的一秒  
坐下來，低下頭  
究竟想吃甚麼？

然後我聽到你們說話  
我城的語言  
是創傷後的記憶？  
還是我仍在電腦前寫作？  
網上直播的聲音？  
現實在身邊轉圈  
我在吃香港人做的壽司

你用活潑的英語提議我喝白酒  
廣東話成為我主要目的  
我說：我係香港人  
你說：我都係香港人

你拿著白酒問我香港的事情  
我把看到的顏色與流水告訴你  
你感到陌生與熟悉  
電視新聞變成壽司的對話  
你父母的過去在 97 完結  
你的未來在 97 後開始

一個快樂健康的香港年青人  
一個從未來過香港的香港年青人  
一群滿身傷痕的香港年青人  
一群不願放棄香港的香港年青人

荒謬讓人勇敢起來  
有一條綁在內臟的繩索鬆開  
歷史終於由我選擇起點與終點  
我要從今天說起，不可以嗎？  
那群被瘋狂操縱的白色  
那群被利益操縱的黑色  
被計劃的不公義

現實始終沒有離開我  
我不想離開現實  
坐在隔絕的吧檯  
時差中的香港人



新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具有版權的資料



## 第三站：Thusis 山中夜半談「極端」

文影 黃淑嫻

從阿姆斯特丹來到蘇黎世，H 來機場接我，窗外的藍天很藍，白雲很白，空氣是瑞士式的清新，但我們兩個香港人感到有一百件事情急著要做，劫後還未重生，身體還沒有從潮濕的夏日調整過來。這裏的氣氛跟阿姆斯特丹不一樣，沒有繽紛式的頹廢，是實務式的沉靜。H 和我乘火車到 Thusis 山區，站在這裏千年的群山，在火車開動後，好像在兩旁賽跑，要跟我們一起前去。H 是在瑞士工作的香港人，六月曾回香港，我們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相信她的感受比我深，像突然被命令喝下一碗超濃縮的苦茶，苦澀的味道將永久留在腸胃中。

火車緩緩到了 Thusis，我們轉乘巴士，山區的巴士是一條有性格的毛蟲，按著自己的節奏爬行。這裏的主街只有一條，由頭行到尾，大概只需十分鐘，但所有我生存必須的東西都可以在這十分鐘的街道買到了：一間魚店、兩間超級市場、一間書店、一間戲院和三間咖啡室……這條街以外的一切是樹木和山林，屬於無盡的時間。

H 幫我買了食物和日用品，足夠讓我過幾天簡約而快樂的生活。我們拿著幾天的食糧從山腳步行上山，目標很明確，就是眼前的那座山及山上的一間小屋，可以叫一下鼓勵性的口號，大家努力行上去。但事實原來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直接，甚至是相反，口號在山上也沒有太大作用，那座高山明明頑固地站在我們眼前，但我們和它之間埋藏著無數蜿蜒小路，在迷路中尋找其實是一種方法，這是山中之道吧。

我們在吃了一頓簡單的晚飯，H 第二天離開後，廣東話在空氣離場，時間靜止下來，我知道自己真的來到山上了。

在山上  
無聲是哲學  
沉寂  
絕對地躺在絕對的黑暗  
像倔強纖弱的玻璃

在山上  
聲音不寫實  
靜寂  
遠方傳來一陣笑聲  
像在測試最名貴的音響

在山上  
你不是聽不到聲音  
你是沉浸在沒有聲音的水中  
你是一滴無聲的水珠  
站在懸崖  
等待  
跳下來的一刻

屋內有一個窗，窗前擺放了一張木桌，不要少看這小小的木桌，這其實是我生活的中心，無論是看書，或者吃飯，都是在這木桌上進行。早上我坐在那裏，晚上我也坐在那裏，窗外的風景我都很熟

悉，或者我以為自己很熟悉。

大概到了第三天，清晨起床，窗外群山煙霧濃密，昨天能看到的，今天看不見了，想必半夜下了一場大雨，天氣變得清涼，我穿上帶來唯一的厚衣。在這半隱半現的山霧之中，我竟然看到一個在天朗氣清時看不到的畫面。窗的對面是一座畢直的懸崖，而在懸崖的尖端竟有一間屋，這是我今天才看到的。我想馬上告訴H這個大發現，或者我可以到對面一看？當然這只是夢話，這是一座何等險峻的高山，以我的低端的技術，是沒可能去到的。之後，我開始每天每晚都留意這懸崖尖上的屋，想像是甚麼人會住在那裏，他們是如何生活的？這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意象。

晚上，看到臉書有八個字：「寧為玉碎 不為瓦全」，是J在遮打花園內拍的一張照片，可能是抗爭者的宣傳單張吧。這個古代成語，現在一般是指堅持信念，不苟且生存。在萊頓的那幾天，曾經跟一位在內地成長的朋友談到香港情況，她批評抗爭者的行為，她認為是極端，雖然她對香港是同情的。回想，在香港人的字典中，極端這詞是負面的。我們上一代在1949年前後走難來香港，是為了逃避極端的政局，在這南方殖民地城市定居，希望過平民百姓安穩的生活。香港逐漸發展為一個非極端的城市，表面上太平，尤其是在高度城市化之後，物質豐盛。當香港人看到其他城市發生暴動、恐襲、屠殺等「極端事件」時，內心總會慶幸自己是住在香港。久而久之，香港人失去了面對極端狀況的能力，困在冷氣房太久了，不懂得思考「極端」背後的原因，對「極端」特別敏感。

我走出露台，已是夜半時分，周圍每一寸的地方都是黑色的，是絕對的黑色，我也是黑色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歡這感覺。懸崖上的屋，隱沒在黑暗中，與山與樹融在一起。我之前覺得瑞士的湖光山色是和諧的，這只是明信片上的定鏡，美麗的誤會，大自然本身就蘊含極端，極端是自然的另一面。

我在懸崖上看到你  
窗戶困著你的身體  
你的眼睛特別小  
你能看到我嗎？  
要上來一趟嗎？  
沒有指示牌規範步伐  
沒有路線圖鎖定方向  
各自爬山  
明天或會看到最和諧的天色  
後天或會聽到最尖銳的風聲  
說不定  
你甚麼時間決定上來？  
我開門給你

2019年7月28日 